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一

昭公襄公子公子裯也母齊歸敬歸之娣也以景王四年即位時年二十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補曰疏見閔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補曰杜預曰傳稱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向之也齊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文烝案晉先楚者史之晉與宋同也招是陳侯之弟稱公子者出會與諸國大夫列序不可獨出弟文崔子方得之且因與八年稱弟合以見義如彼傳所云也盟折曰蔡叔此曰陳公子招文各異者後有季則前有叔後稱弟則前稱公子各有所當疑亦因史之舊也郭卽左氏虢字古通用杜預曰鄭地本東虢國也左傳曰三月甲辰盟經不書盟者傳稱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杜預曰不歃血故不書盟也○撰異曰弱公羊作酌徐彥曰亦有作國弱者齊惡公羊

作石惡陸淳曰譔也卒公羊作軒郭左氏作鋭公羊作郲

三月取鄆

鄆魯邑言取者叛戾不服補曰此當依左傳為莒邑鄆本魯邑後乃屬莒莒魯爭鄆已久季武子救部入鄆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不聽之文與闔棘同皆謂其叛幽范所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為竟則亦謂其本是內邑而叛屬莒耳與左氏不異也不書代莒者李廉曰書伐莒是以討賊子魯也文烝案月者交爭已久幸而得取故危錄之取為易辭月為危錄此自無相坊○撰異曰三月谷本誤作二月今依唐石經改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弃之惡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陳侯之弟稱歸為無罪鍼後無歸交則罪之輕重不可知故重發義明與陳光同文烝案傳或又以秦有狄交嫌與諸夏異故重發以明同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大原地補曰即定十三年之晉陽為唐叔始封地舊說皆如此

據左傳鄭子產稱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明晉陽亦名大原故秦莊襄王罷為大原郡即今山西大原府是也而宋翔鳳作小爾雅注據小爾雅高平謂之太原及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大原原端也平而有度書大傳釋東原底平云大而高不者謂之太原以為凡高平之地皆得蒙大原之稱不必專在晉陽其論春秋大原及書禹貢既修大原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以為此諸文皆非秦漢大原郡皆當是漢志之安定郡高平涼等處乃今甘肅平涼府固原等州漢[illegible]爾高平者取廣平曰大原之義也文烝案小雅國語之大原當是平涼非晉陽顧炎武已言之春秋及禹貢之大原亦非晉陽乃來氏前說宋以漢志說文並稱安定有鹵縣可證大原爲大若之說而左傳稱敗無絳及羣狄無終為今首然道化非王田縣由玉田至平涼就戰觀晉陽尤達是則可疑若禹貢大原之文上承梁岐梁岐大原皆羅州地明當口以西之功既畢乃從壺口東治岳陽宋說蕃是也此不如冀交剛言晉人者蓋以臺狄勢盛進而詳之從正例也然則此事宜蒙上月亦不與冀交剛同之撰異曰原左氏作鹵蓋傳聞夷狄曰大鹵之說因穀原為鹵也左傳亦曰原徐彥公羊疏曰案左氏作大鹵字穀梁與此同

傳曰中國曰大原

夷狄曰大鹵補曰此中國對夷狄言則不專指魯公羊亦曰此大鹵也又曰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說文釋安定鹵縣之鹵曰東方謂之庶西方謂之鹵此原與鹵之義也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襄五年注詳矣補曰此通說經例中國對主人言卿專指魯也重釋例者前是吳今是狄嫌異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補曰時者例也

莒展出奔吳補曰疏曰展纂踰年不稱爵者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文烝案疏以展爲纂依左傳也實未必然○撰異曰左氏作莒展輿亦或無輿字左傳曰莒展之不立

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爲言猶竟也爲之竟界補曰亦義相近也古讀竟亦如疆毛詩傳曰疆竟也是以竟爲本訓公羊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劉敞曰疆之者行溝制之也

葬邾悼公補曰邾至此始書葬者魯始會葬也或前是史略小國以爲常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補曰楚郟敖也卷實麇見下四年書卒者史從赴書卒不

可改也孔廣森以為春秋為內諱也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文孫棄先儒劉葉胡陳張等各有說孔氏改之較為近理而亦失之鑿深其文辭者固春秋也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者亦春秋也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朝夷秋卽為恥違討楚君何人哉○撰異曰卷左氏作麋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麋字者二小傳木亦有作麋字者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亾乎人之辭刺公弱劣受制彊臣補曰注以君弱臣強解亾乎人非也說見傳三十一年言至河不舉所至地名者亦所以大公別於至黃乃復至穀乃還等文

恥如晉故著有疾也

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于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

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然則十三年二十一年如晉與此義同二十三年經曰至河有疾乃復是後有疾而反嫌與上四如晉同故明之傳曰恥如晉者恥如晉不得人也所以不得人則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此下傳及十二年傳之文明二十一年亦同雖十三年季孫執於晉或小異也范注言殺恥殺恥乃二十三年之義此及後三文但有恥義無殺義也恥者總恥之著者經著之范言公託有疾又非也言乃復所以得爲著有疾者乃者在天不在人之辭故公子遂如齊有疾而反書至黃乃復若非有疾則不得言乃今此言至河乃復與遂同文是足著其有疾也此傳及下十二年傳與左氏皆不合左傳此年晉人辭公爲公親弔少姜十二年辭公爲莒愬取鄆將治會十三年辭公爲季孫既執失舊好二十一年辭公爲將伐鮮虞辭公之說蓋實有之所爲之事或未可據又五年公如晉左傳以爲莒愬受牟夷晉欲止公十五年公如晉十六年公至左傳云晉人止公統觀左氏諸文亦足見晉之有儷其始終無季氏訴公事則由魯國雜史書爲季氏掩非耳大氏左傳記季氏事多不以實也公羊曰不敢進也何休曰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孔廣森引穀梁下傳爲說

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明晉之不見公季孫宿之所爲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補曰自此滕皆有名者諸君皆不正或後舍狄道正者亦以名通○撰異曰原公羊作泉陸淳所見唐石經磨改及板本皆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原字案說文泉水原也原水泉本也泉本作㡿象形字原从泉出厂古籀从三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補曰滕至此始書葬蓋亦所謂少進杜預曰鄭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補曰稱名蓋有罪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補曰疏曰前高止之奔欲明從史文今北燕伯出奔嫌自名之故重曰從史文舉此二者以明例故於其後不釋文叅案前事自齊言之此事自燕言之燕自稱其國亦值稱燕不稱北燕故復明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雪或爲雹補曰以大志非是不時無取於月此月知以月爲例也傳十年冬無月當是歷月矣大雨雹皆不月知亦非例○撰異曰雪左氏作雹與穀梁或本同今本公羊作雪自音義唐石經以下皆同徐彥公羊疏曰案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據徐說則公羊作雹陸德明所見已誤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也補曰此本杜預申楚地本申國孔穎達曰釋例班序譜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衞下齊桓進之遂班在衞上然則陳實小於蔡

衛桓公進陳班[illegible]楚以大小爲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文烝宋淮夷不殊會文下伐吳不言及異於諸者何休以爲楚子主會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

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執有罪補曰疏曰僖二十一年零之會執宋公不言楚此言楚人執徐子者彼不與夷狄執中國此時楚殘徐又夷也不言歸者楚在會而執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也○撰異曰楚人板本公羊或作楚子謀唐石經鄂本十行本亦作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衆國

之君傾衆悉力以伐強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侵楚亦月此其例也補曰疏曰舊解凡日月之例多施於內不加於外而云謹而月之者以四夷之盡吳楚最甚從此以後中國後弱禍害既垂書亦宜詳故注拌引定四年三月侵楚爲證猶莊六年子突王者之師挫於諸侯僖十五年齊桓霸者之兵尉於伐厲故亦書月是其義也徐遂云伐不月而書月者爲滅厲書理亦通也內外之害者內謂吳外謂衆國文孫蔡杜預曰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張大亨曰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楚然猶不能致

魯衛曹邾至伐吳則諸侯皆去所從惟楚之屬耳人心向背可知執齊慶封殺之補曰依常
例當如上執徐子再出楚人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
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補曰左傳以為朱方公羊以為防慶封自魯弃吳不書者何休曰
已絶誅齊在魯不復為大夫賤故不復錄之文烝謂史所本無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
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絶于齊補曰吳封之嘗言吳慶封為
齊討也補曰楚本為齊討故繫之齊明其實有弒君之罪靈王使人以慶封令
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弒莊公光慶封
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補曰息休止也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
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補曰楚靈蓋已改名虔此舉其本名也疏曰元年卷卒不
云弒者蓋密弒之託以疾卒楚無良史告不以實故春秋從而書之傳因慶封之對以起其事則纂弒之罪亦
足以見也洪咨夔論左傳曰學者固當信經舍傳而竟以傳為誣亦未敢斷穀梁楚圍弒君與左傳同則其事

自在人耳甘蓋楚諱其事以疾卒赴魯史無從而改春秋無從而革也文孫集此等皆穀梁密於公羊之處劉知幾於卷卒一經議短公羊無所發明也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為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補曰依宣十一年例既當出楚人又當直言殺齊慶封也葉酉以為慶封被執後楚始有殺之之意若不書執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似真為討慶封伐吳矣不與楚討也補曰不足服人故不與討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補曰貴且賢則人服矣特稱春秋之義所以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者也賈誼上疏曰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此貴賤之說也論語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又言上知下愚又上下之閒有次有又次漢書人表以聖人仁人智人愚人分九等此賢不肖之說也說文曰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方言肖法也廣雅肖類也貴治賤以位賢治不肖以德以亂治亂則以暴易暴之謂猶孟子言以

燕伐燕也夫以燕伐燕而猶可以行仁政此不得已之辭耳豈所以爲治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補曰懷惡而討卽上以亂治亂也公羊十一年傳曰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何休以爲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與此傳意異此傳曰以亂曰懷惡皆指靈有弑君之罪而言耳疏曰上云春秋之義足以見罪又稱孔子曰者靈王夷狄之君欲行伯者之事嫌於得善故引春秋以明之復言孔子以正之

遂滅厲

○撰異曰厲左氏作賴徐彥公羊疏曰有作賴字者孔廣森曰古字厲賴通論語厲己鄭讀爲賴漢武紀祖厲河李斐曰音嗟賴左氏僖十五年作厲此作賴又桓十三年傳有賴人皆寫者異耳杜預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水經注曰亦云賴鄉

遂繼事也

補曰重發傳者楚莊得鄭而巳今靈王兼統七國夷狄之盛辟於霸主嫌稱遂別有義例故復明之

九月取繒

補曰疏曰襄六年莒人滅繒以繒立莒公子爲後故以滅言之其實非滅故今魯得取之不云滅而云取者徐邈云諱故以易言之文烝案徐本公羊得之或諱言人則是變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補曰舍去也何休曰月者善錄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案此與丘甲三軍並是謹月而意之

異

貴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補曰凡諸侯非受命為伯者大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大國故二軍左氏哀十一年傳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是知罷中軍為左右二軍也對作為文故亦不言初皆省文也此事亦著為令孔廣森說公羊曰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也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文烝案穀梁兩傳全同明皆不須細論其事孔氏得之抑凡魯國禮樂刑法政俗之變春秋書之直其文而得仍婉也諱其義而不盡也蓋多有因史法之舊者明堂位曰魯王禮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言史法則然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

言出以其方向內也補曰注足傳意卽接我之謂以與來奔重發傳者疏曰庶其以邑來而不言及此言及故各發傳也

及防茲以大及小也

補曰重發傳者嫌與內城異也杜負以防茲爲二邑

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地來也

稱其曰字以今下依各唐本石衍經

剛正

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稱錄地其之人罪補重曰故重不地得者不兼重魯得地胡安國高閎所謂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識之也疏曰此傳獨言重地者舉其中以包上下文並案叔庶其黑肱不言重地所以顧畀我快之文莒牟夷獨言重地又以包邾庶其黑肱之文此等皆穀梁簡於左氏公羊之處蕭穎士欲爲編年之書於穀梁師其偽而不知者乃謂其大體寂寥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補曰月者蓋滿二時也如晉未知何月若是二月末則未滿當爲下敗師日故月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

賁泉魯地○撰異曰賁左氏作蚡公羊作潰徐彥曰左氏作蚡字穀梁作賁泉字

狄人謂賁泉失台

補曰狄卽莒也段玉裁曰據楊疏字則失

台當本作矢胎謂賁爲矢者卽今俗語謂糞爲矢也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補曰重釋例者前是狄今是莒嫌異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補曰徐得稱人者楚主兵從其類而人之越與徐略同故亦稱人楚也徐也越也皆夷且僭也楚子爲主則彼皆小國不論其夷與僭若論其夷與僭而不稱人則當殊之殊爲外文外徐越則內楚之文而可乎上會淮夷不殊不稱人者淮夷又非徐越比矣不稱於越人者自越言之曰於越自楚言之曰越皆所謂名從主人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補曰疏曰不日者蓋非正

葬秦景公補曰秦至此始書葬亦所謂少進歟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〇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蔿頗左氏穀梁作薳罷字

冬叔弓如楚〇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亦有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補曰重發傳者此言暨嫌有異也暨猶暨暨也補曰公羊同公羊爾雅又曰及暨與也以疊字釋單字毛詩傳多有此例疊字者物之貌孔穎達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暨者不得已也補曰申上句公羊亦同爾雅曰又曰暨不及也以外及內曰暨補曰又申上以外及內不上可去文故變文言暨陸淳聞於師者得之黃仲炎引書女義暨和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以成暨猶及也豈足論春秋之文乎傳三語發經通例此是齊求尊而及魯左傳以爲齊求燕誤矣傳例乎稱衆暨某乎及某

乎云者猶言魯人暨某人乎魯人及某人乎也爻不得稱魯人故外亦不稱人趙鵬飛得之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莅盟補曰婼豹之子叔孫昭子釋異曰婼公羊作舍後同○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公如楚恐婼非是君命故發之明婼亦受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在元年補曰鄉亦作嚮八年同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補曰疑臣當辟君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名謂親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補曰劉敞曰穀梁蓋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以言衞齊惡

蓋王父名之爾說者不曉乃謂唯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文烝案此特發傳者蓋夫子嘗論其義相承說之鄭君曲禮注曰春秋不非也唐石經初刻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名者不奪人親之所名也較今本多六字嚴可均曰疑范意當從初刻爲是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補曰危之者何休曰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諸先君之子今君之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補曰重發例者彼重王命此重世子故並舉以發端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

可以重之存焉誌之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明會王世子特尊之文此明殺諸侯世子得志之義也疏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繫楚此世子假師繫陳者體國重故繫國言之公子繫君故不繫國也文承案言陳世子不言其者非君殺不得爲殺辭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是奔此是殺世子事不同也弟兄各本誤作兄弟今依唐石經余本皆宋本本中集解本乙正案文殺之惡也惡招補曰若解爲惡陳侯以其寵任而不能制餘亦可通然文義不順當是申上惡語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補曰案左傳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杜預曰憂恚自殺也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干姓徵師名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補曰所謂以衆辭與之其例亦通於執諸侯稱行人怨接於上也補曰疏曰

重發傳者嫌楚殺爲甚恐其無罪故發傳以同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補曰案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徵師殺之留奔鄭不曰陳留者杜預蘇轍張大亨曰未成爲君葉夢得曰不與其得成君高閌曰曰世子曰公子別嫡庶也李光地曰目世子殺於上則著公子奔於下也高攀龍曰三公子經書各異招目弟過目大夫則知留爲奪嫡之公子矣留奔於殺徵師後又知留之奔懼楚非懼招招之殺世子立留非自立矣

秋蒐于紅

紅魯地補曰疏曰蒐狩書時其例有八狩有三狩郎狩部西狩也蒐有五蒐紅大蒐比蒲者三大蒐昌閒也狩言公此不云公者狩則主爲游歲故言公蒐是國家常禮故例不言公也文烝案楊疏元文并仕守河陽亦人狩例誤同左氏公羊說非也今刪去四時之田秋曰蒐冬曰狩皆因田獵習武事而狩以田爲主非公亦得言狩故須言公與大蒐之志於史者以習兵爲主國之常禮不嫌其非故不須言公也大閱不言公亦與蒐同○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庚

正也

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後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正補曰疏曰范例云凡蒐狩書者皆譏也蒐紅正而書將明此年大蒐失禮故因以此正見不正是范意以秋

蒐得禮欲見以正刺不正故書之范例又云器械有常故不云大言大者則器械過常文孫案蒐與狩同而異者也其同於狩者蒐每歲行之下傳云云是也其異於狩者蒐當略如何休說以爲比年蒐五年大蒐也言大者下十一年注謂人崇器械有踰常禮是也此以正見不正者謂以此秋時之正明後失秋時之爲不正非謂言大不正也但正文至此始見而後又不見正文者竊意魯自舍中軍後季氏專國兵事益重史始志蒐志大蒐君子內存其最始之正者而於後惟譏不正也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補尚書大傳曰戰闕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傳先言禮之大以起下言舊典公羊桓六年傳曰大閱者何簡車也此年傳曰蒐者何簡徒也下十一年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簡徒者何休所謂比年簡徒謂之蒐也簡車者所謂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也簡車徒者所謂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也今本公羊桓六年及此年傳各衍一字王引之考正之如此也公羊三處又皆曰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然則公羊之意以爲經書蒐與大蒐非蒐狩之蒐歟今案傳於大閱曰平而脩戎事非正也謂大閱之禮當因四時田獵行之明蒐與大蒐之禮必於秋蒐行之矣彼傳以平而脩戎事爲非正此傳曰因蒐狩以習

用武事禮之大者其意正互相發但彼則解為閱兵車此下云云則專論其與狩同者而簡徒大簡車徒之義有所未備耳何氏比年三年五年之說雖無明證而大徵近是毛傳說此以為大蒐且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明是大尚車徒而非簡徒疑是他年事誤在此矣呂祖謙謂春秋時之蒐有二有因時而蒐有因事而蒐因事者如晉蒐于被廬之類交焉以為因事者亦當因時 **艾蘭以為防** 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補曰艾卽刈字 **置旃以為轅門** 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為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補曰立旃竿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閣並為二門用四旃說見詩正義謂之轅門者陳奐曰立旃竿為門如設轅在兩旁非謂更以轅表門 **以葛覆質以為槷** 質椹也槷門中臬葛或為褐補曰疏曰褐毛布徐邈亦云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文焉案臬卽閣字也陳奐曰質者侯中的卽正也正方二尺四邊以木為榦是謂之椹質今以椹質為門中閩則閩高二尺 **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 流旁握謂車兩轉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轚挂也挂則不得入門補門疏曰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今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邊四寸或以流為旒陳奐曰流行也謂車輪行也旁門旁也車行至門兩輪之軹去門旁四

寸音義及詩音義引劉兆注曰轚絓也與范同音義又曰本或作擊**車軌塵**塵不出轍補曰王念孫曰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曰緣法循理謂之軌史記天官書言軌道謂循道也文烝案曲禮明言塵不出軌王說非也**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補曰疏曰傳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同候齊召南以爲四馬步驟如一即詩所謂我馬既同毛傳言田獵齊足是也**擒禽旅**擒取衆禽補曰疏曰禮云不掩羣者謂不得不分別大小一羣盡取之今雖掩衆禽在田則簡其麛卵之流而放之射訖則釋其面傷之徒不獻**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補曰姚鼐曰不失其馳者五馭之逐禽左也古者取禽必引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若御者詭遇則所獲禽必面傷踐毛謂之不能中文烝案姚說是也詩秦風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鄭君以爲從禽之左射之賈公彥周禮保氏疏曰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是也又詩小雅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王引之曰如破而破也舍矢而破言中之速正與舍拔則獲同意**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

成禽不獻惡虐幼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澤宮補曰鄭君詩箋曰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補曰疏曰舊解以爲射宮之內選射死禽中則取之故以重傷爲難論語術射不主皮則射皮不射禽也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爲仁揖讓爲義補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力形之所以奮也案孔對文爲訓也毛詩傳曰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又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補曰案左傳招歸罪於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補曰楚放殺他國之人故招奐並繫國疏論奐亦然孔穎達曰不言從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例不書爵宣十一年殺夏徵舒是其類○撰異曰奐公羊作瑗徐彥曰左傳穀梁作奐

惡楚子也

惡其滅人之國放有罪之人反殺無辜之臣故實是楚子而言師補曰疏曰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知滅陳亦是楚子但爲惡之故貶稱師也不貶稱人而言師者以楚恃疆滅國著其用大衆劉敞曰此楚子也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爵則疑於伯稱人則疑於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

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之也

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補曰此注不了不與楚滅與閔之二者皆釋書葬義既以不與楚滅而變滅國不葬之例又閔哀公身死國亡徒爲楚

所葬故志葬也此葬是楚子葬之義無可疑公羊及左氏買服說皆以為楚葬哀公杜預曰魯往會故書非也史本以楚葬書上滅陳本稱楚子執放殺葬告承楚子文君子改言楚師執放殺葬皆承楚師文也此與齊侯葬紀伯姬有異彼上文改史沒齊侯滅紀之文并不言齊師齊人故於葬言齊侯黎錞齊履謙等已論之矣閔之各本誤作閔公今依唐石經余本劉儆權衡孫覺經解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改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以自遷為文而地者許復見也夷許地徐邈曰許十八年又遷于白羽許比遷從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一邑之移故略而不月不得從國遷常例補曰夷楚地

夏四月陳火補曰劉儆以為是時楚子在陳彼告而我弔故書劉以諸書外災皆為弔○撰異曰火左氏作災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災字穀梁與此同國曰災補曰謂內外諸災邑曰火補曰謂此陳火災與火一也別事大小耳火不志此何以志補曰不志者經例因史例也閔陳而存之也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方全國故不云災何休曰月者閔之補曰

范引上不與楚滅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其實未嘗閔陳者閔陳之亾與上閔之同而所從言之則異閔哀公故書葬閔陳而欲存之故書火書葬者變滅國不葬之例兼有不與楚滅之意書火者變邑火不志之例專是閔陳而存之也閔陳與閔紀同義存陳與存遂同文不去月者亦是閔而存之又與紀伯姬叔姬日葬相似公羊曰存陳亦與傳同何休解爲天意欲存之劉敞曰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錄爾安知天意

秋仲孫貜如齊 補曰貜孟僖子也左傳曰如齊殷聘郝懿行曰七年叔孫莅盟蓋以聘往至是聘閒一年合於殷相聘之制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〇撰異曰齊公羊作晉王葆曰誤張洽亦曰非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補曰意如宿之孫季平子也意如父悼子名紀左傳曰平子伐莒取郠陳傳良曰舍中軍矣爲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文

烝案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意公羊作隱後同案少儀注隱意也聲轉字通史記蘇意漢紀作蘇隱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月者爲葬晉平公起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當所未詳補曰昭之世不得爲遂此自與夏五傳疑異以王申失其所繫之義推之蓋必有說矣何休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孔廣森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脩春秋文如是君子脩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於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故去冬也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撰異曰成公羊作戌案何休元年下注戌惡皆與君同名音義曰讀左傳者音城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別宜音恤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補曰月者爲葬○撰異曰二月公羊作正月

葬宋平公

昔獻公以殺世子申生故不書葬宋平公殺世子座而書葬何乎何休曰座有罪故也座之罪甯所未聞鄭莊公殺弟而書葬以段不弟也何氏將以理例推之然則段不弟也故不書弟座若不子亦不應書世子書世子則座之罪非不子明矣補曰疏曰申生賢孝遇譏而死故黜獻公之葬座雖無不子之文微有小罪故不黜平公之葬若然范云未聞者不直取何休之說故也何氏直謂座有罪如鄭段之比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補曰說文曰羨相訹評也从厶羑誘或从言秀左傳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又曰誘祭仲而執之何休曰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撰異曰虔本或作乾陸譜所見作乾

何為名之也

據諸侯不生名補曰謂虔

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蔡侯般弒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假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嘗試論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之令典懷惡而討丈夫之醜行楚虔曰滅人

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明矣莊王之討徵舒則
異於是矣凡罰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必以
故莊王稱為伯討齊侯不得滅紀著盾陵陳則稱師抑
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
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皆靈王之殺蔡
般亦猶晉惠之藝里克雖伐弒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
獲討賊之美而有累謹之名者莨有以也補曰疏曰兩
立之說謂兩理皆立之說又解謂兩事立說或以為不
字下請云不兩立之說謂事不得兩立恐非也伐弒逆
之國謂蔡誅有罪之人謂里克累謂晉惠彼傳罪累上
是也謹謂楚靈此傳謹之是也文丞案楚靈內懷利心
而外託討賊已於誘字見義不待煩言也至於謹名以
為特文又謹時謹月謹日謹地以盈其文則全以夷狄
之誘殺中國起義不專以誘殺起義若中國誘殺中國
無為謹之又謹如是也中國誘殺夷狄更可知也夷狄
誘殺夷狄則戎變子尤有明文也傳之釋經平淡精諸
法克欲亂轉夷之別謬矣莊王入陳傳亦曰不使夷狄
為中國注不知引彼傳以明同反引殺徵舒傳以明異
何邪討坎雖託討名其實既謂之誘不得復謂之討公
羊言諸討討傳不言討與殺徵舒殺慶封傳不同此傳
義區門為省也殺慶封傳言不與楚
討帶其人賊討賊此處在所不論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撰異曰棄左氏或作弃後同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補曰襄公妾敬歸之姊也孔廣森曰左傳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於成十六年傳何言公幼襄之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文烝案此卽孔穎達之意

大蒐于比蒲夏而言蒐蓋用秋蒐之禮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此月大蒐人衆器械有踰常禮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衞安不忘危補曰比蒲魯地疏曰注引傳者引正以譏不正文烝案據左傳晉叔向之言則喪蒐又非禮經意亦足兼見范何以決其不譏平齊臏謙曰穀梁於毀泉臺曰喪不貳事貳事綏喪也左氏於大蒐比蒲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二傳相發明汪克寬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七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常事乎

仲孫玃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也補曰當云昭闕不日者或與虛杼同賦何休曰謚諱喪盟○撰異曰祲祥公羊作侵羊徐彥曰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字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段

玉裁曰據音義穀同左作祲祥而徐彥引穀上字作侵服引穀但有祥一字可見古本不同至多音義不能盡載也文烝案杜預釋例祲祥祥二名意左氏經爲祲祥傳爲祥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厥憖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〇撰異曰弱公羊作酌罕作軒厥憖作屈銀徐彥曰齊國酌者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也屈銀左氏穀梁作厥憖字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惡之故諱而曰之補曰注引衈社之文非也左傳曰用隱大子于岡山杜預曰殺以祭山公羊曰用之防又申之曰益以築防何休曰持其足以頭擊防皆不以爲祭社疏曰滅中國當日用人亦當日皆傳例也注嫌用之不得嘗曰故特言之〇撰異曰友左氏公羊作有案荀子曰友者所以相有也

此子也

諸侯在喪稱子

其曰世子何也

補曰見以又見用宜稱祭子友

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一事輒注而志之也何休

曰卽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稱世子邪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彊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一國[illegible]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補曰[illegible]句相屬爲義下二句倒文猶曰所以惡楚于一事注乎志也一事猶一役也楚有事於蔡由誘殺而圍而滅非再卒也注屬也范云注而志之卽鄭云淫放其志是也疏曰絕稱棄疾圍蔡鄭抑是楚子者以棄疾若貶當云楚人不當稱師又傳云惡楚子明非棄疾矣然則惡楚予變文云世子者以楚四年之中滅兩國殺二君自謂得志若遂其凶暴是表中國之衰申夷狄之彊故抑之使若不得其君也世子父沒仍得稱世于毋弟兄死不得稱弟者世子繼體之名父雖沒若意有所兄明亦得稱之弟者對兄兄沒明寵名棄矣故不得稱弟也文然案凡言以其君歸者傳云猶愈乎執此以以歸遊交又加執者稱世子不稱于因以別之兼見誅因繫之如咬助說也公羊以爲未驗年君稱世予者誅君之予不立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與傳異也師協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詳其始未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圖書欲書用深惡之也師氏說有合經旨王引

之乃以爲傳之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草書與氵相似右旁與土相似故詳誤爲注志者記也文烝案傳論稱世子之義不得以詳記爲說王氏改字不可從傳注字依音義張具之任二音爲是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所奔齊者高偃傒元孫齊大夫也陽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補曰此皆本杜預言元孫者據世本也左傳曰敬仲之曾孫鄰○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作北燕伯款案今左氏無款字蓋陸誤記傳文也傳又以陽爲唐說文陽古文書公口易疑左氏經本作陽

納者內不受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稱師師嫌不同也納稱師師義在哀二年傳

燕伯之不名何也

據義不可受則應名以絕之

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邵曰公子遂以去公子爲挈燕伯以書名爲挈者臣宜書名故須去公子乃爲挈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爲挈也是以目燕伯而不書名所以不與高偃挈之補曰疏曰楚人圍陳納頓子稱納而不名衞侯入于夷儀亦不名則不召乃是常事而傳怪燕伯不名者衞侯朔入于衞傳曰朔之名惡也則前侯有惡出入皆名北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高偃挈之故直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爲楚微者所納故亦不名

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承入國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國書名者以後不書復歸故入櫟書名也文烝案疏言爲楚微者所納非也當改云以楚人爲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補曰疏曰二年傳曰惡季孫宿今此謂君之季孫是意如故重明之云季孫氏者欲見其累世同惡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虎 ○撰異曰虎左氏作熊公羊作然徐彥曰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案今穀梁作虎左氏經作熊而傳中成虎字四見與今穀梁合徐疏虔字當由寫者避諱而誤耳段玉裁以爲然與熊字之誤虔與然聲之轉楚靈王名虔君臣同名是以作然爲正而熊虎皆誤字失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補曰公子慭子仲也慭非卿書奔與臧孫紇同紇日此不日蓋史略之○撰異曰慭公羊作整張洽曰字之誤也公羊亦或作慭段玉裁曰左氏音義云慭一讀爲整非也慭無整音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 補曰據霸國非秦鄭比 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鮮虞姬姓白狄別種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也何休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者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殺諸夏而伐同姓毀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入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令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厥慭之會穀梁無傳鄭君之說似依左氏衛所未詳是穀梁意非補曰注解鮮虞本杜預杜惟不言姬姓耳疏曰麋信云與夷狄交伐謂楚伐徐晉伐鮮虞是也范意與麋信同范云衛所末詳是穀梁意非者疑鄭以厥慭之會謀救蔡者作穀梁意也若然范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

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伐攻者范意以晉不能救陳蔡者不據厥愁之會故也文烝案范謂如鄭所言則穀梁意非矣以傳指楚伐徐而鄭乃指楚圍蔡滅蔡疑未可用與答薄氏意自是不同疏誤會范意而范又誤會鄭意也鄭意亦謂傳指伐徐特逆圍蔡滅蔡言之以盡其義晉合諸侯不能救蔡致爲楚滅令楚又伐徐晉并不能合諸侯乃伐鮮虞春秋不正其交伐故上書楚子而此則狄晉以明晉不如楚也會厥愁不能救蔡旣據左傳文亦本何氏意觀公羊注可知此條晉不見因會二句亦是何氏自爲說以釋狄晉之義不復取義於伐徐故鄭駁之以爲狄之大重也文烝統觀何鄭欒范諸說鄭最爲近之而亦終有未盡令案襄二十七年盟于宋晉楚弭兵而三十年傳曰無侵伐八年則明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一事經所不論以其絕遂遠也自後楚三伐吳滅賴滅陳圍蔡滅蔡殺蔡二君至此又伐徐背盟用兵暴虐不道者皆楚也晉未嘗一用兵用兵於此焉始舍楚不間乃伐鮮虞非有特文不足著義以其與夷狄交伐則亦夷狄而已矣故曰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中國兼陳蔡徐鮮虞言之成九年傳曰若雖夷狄猶中國也徐亦其比也鮮虞則地近而同姓也傳連陳蔡通謂之中國要以晉不能伐楚而反與楚共伐人大概言之也强兵則善之用兵則狄之取義之

相因也楚則生名之晉則狄之立文之相稱也經既深微傳亦餞淺自來遂失其解實則前後貫通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補曰趙匡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陳傅良因之曰內不言叛言圍皆叛也文烝案是年圍費左傳稱南蒯以費叛如齊定十年圍郈左傳稱侯犯以郈叛而續經哀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則是魯史書叛之文則圍費圍郈必先言叛可知矣二十九年書鄆潰以昭公居之故變言潰其實亦是叛君子脩經以鄆潰事關君身不可不書費郈皆私邑其叛由家臣可爲魯諱又以鄆不言潰無以見其事書費郈雖不言叛猶存圍文則未嘗無以見之故鄆潰書費叛郈叛不書至若成三年圍棘定六年圍鄆則疑史本無叛文昭定兩圍成亦皆非叛○馮景曰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禮樂征伐之事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竟南蒯之徒皆以家臣執國命者也春秋賤而略之故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圍費陽虎入讙陽關以叛不書書盜竊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郈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書墮費所謂微而顯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乾溪楚地補曰

虔靈王也疏曰左氏以爲楚子次于乾谿公羊以爲作乾谿之臺范從左氏也杜預說左氏曰靈王死在五月又不任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杜是也史從赴書四月書乾谿不可改也哀六年不以陽生君荼虔立比奔得以比君虔者胡銓以爲虔於比爲兄居君位已十二年雖使聲罪討之而代立猶不免爲爭國胡安國以爲晉人以羈侍比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鋼之君臣之分猶在二說皆是歸不言復者殺胥立不復大夫位○撰異曰谿左氏公羊作谿

自晉晉有奉焉爾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楚比之歸實歸非弒嫌自亦非晉力故復明之案惠士奇睽左傳叔向曰去晉而不送以爲晉無有奉非也比入仕晉安得無奉不必送者多人始爲奉也左氏賈逵說諸稱自者所自之國有力正用傳例杜預據叔向語驗之惠氏所本

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

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然則弒君不得言歸比不弒之一驗也補曰此下皆論比弒之非弒而以不弒有四總結之此先釋言歸義也傳例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陽生歸而弒其君言入是也注未了

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

歸弒其事各異自宜別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

遇君弒爾比不弒之二驗也補曰疏曰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彼各異書明知此亦宜別書之文烝案五句釋言歸言弒之義經之正旨也其歸也于楚一事也其弒也于乾溪又一事也經不再出楚公子比四字而連文言之有例送事之辭與圍陳納頓之文同例明以比之歸于楚而遙弒其君于乾溪也注云比之歸遇君弒其於遙弒之意未切如注說則經宜於弒上加言楚人故知非也比歸遙弒則不弒明矣故曰比不弒也時楚諸謀亂者召比歸楚脅立爲王靈王身在乾溪衆叛於內師潰於外傍徨無歸終於縊死楚人之赴本其始禍故以比主弒而史因書之或卽以遙弒爲文而君子因之或本再出楚公于比而君子損其文未敢定焉公羊以爲比之義宜平放死不立而立故加弒其說亦得之傳言不弒明爲王非比本心但不若放死不立之爲善耳放死句見殷敬順列子釋文又引劉兆注曰放至也今本公羊作敘死與綮露同此不日比不弒之三驗也

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

據文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日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撰異曰殺公羊作弒程端學曰案經但書公子不曰其君不可言

弒汪克寬亦云段玉裁曰譌字也文烝案公羊經傳凡下殺上之字皆用弒字而此經弒公子比則師讀之譌也二十五年傳昭公將弒季氏則轉寫之譌也

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弒故以討殺大夫之辭言之補曰疏曰謂不稱人以殺而云討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也　言

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實有弒君之罪則人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弒君之人比之不弒四驗也**比之不弒有四**上四事

取國者稱國以弒若比欲取國而弒君者當直云楚比弒其君虔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類是也補曰當直稱國而不直稱國又於四事外見其不弒傳意并下句專以明其不嫌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不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補曰疏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雖未踰年稱君是有言弒其君之理故范決之**春秋不以嫌代嫌**不以亂治亂之義**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

無弑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爲君之嫌補曰疏
曰春秋不以嫌代嫌者謂比歸而過弑雖則無嫌棄疾
之意亦以比欲爲君之嫌而殺之是棄疾以比爲嫌棄
疾殺比而自立亦是嫌也今棄疾不以國氏者不以嫌
代嫌故也若以嫌代嫌當云楚棄疾殺公子比也但由
不以嫌代嫌故存棄疾之氏耳傳言棄疾主其事故嫌
也者棄疾殺比理實有嫌但爲不以嫌代嫌故經無其
事傳以棄疾經無嫌文故云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主其
事者主殺
比之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地也補曰當云衛地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補曰與即戴預字○撰異曰陸淳纂例曰甲戌
穀梁作庚戌案令不作庚戌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疏曰又重發傳者平丘以
下中國伐弱外楚之事蘇於平丘從其以役不設
能補救發傳以終之懼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
公不
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公以再如晉不得入
故不肯與盟補曰注

非也既曰不肯何云不與鄭伯逃歸不盟直言不盟爲不肯盟之文此言不與盟明其不得與於盟非不肯也據左傳既會之後邾莒愬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魯毋與盟與沙隨不見公略相似公羊釋弗遇曰公不見要也釋齊侯弗及盟曰不見與盟也釋不見公曰公不見見也釋公不與盟曰公不見與盟也明數者之事皆略相似今此不書不見公者公既別會則盟有可與之理乃因不能治闕微數邾莒致爲所愬屛不得當故以公子其交而書不與盟不識諸侯獨識公也

其曰善是盟也

公不與盟當從外盟不日今日之著其會盟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補曰劉敞以爲是盟誥命於天下與滅繼絕得與宋盟俱此葵丘葉夢得亦云文[illegible]案上年狄晉矣若依常例不月無以見其善故特日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以公不與盟故補曰依左傳當言爲邾莒執之

公至自會

補曰吳澂曰公雖不與盟已與會矣故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諸侯會而復之故言歸補曰傳例歸者歸其所此傳所謂如失國辭然也左傳例曰復其位曰復歸與傳同又曰諸侯納之曰歸與傳

異范依左氏爲說非也傳以爲因會而歸論其事耳非釋歸也此事在時例○撰異曰盧左氏蓋當作盧依二十年音義知之

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

二國獲復此盟之功也故於其歸追述前盟謹日之意以美諸侯存亾繼絕非謹陳蔡歸國之日也於盟則發謹日之美於歸則論致美之義補曰之會是會也何休曰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何氏說此事大概得之左傳載平巳之會諸甲車四千乘其言或沚浮誇而用衆當爲實事意當日閒楚有難聲言伐楚楚異晉衆遂封二國以示公義故上經有同外楚之文而傳言成是會而歸之也左傳於楚封陳蔡惟美平王蓋專據楚國史書而又失之浮誇也何氏言征棄疾亦非也公羊於上經氏之弒度歸罪衰疾伐比之經又誤作弒以棄疾爲號以上會爲遂亂反家祭何氏以爲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及不從討楚楚亂迷底其說皆不可用也

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補曰稱爵稱名而言歸是諸侯失國之辭以失國辭言之若其本有國明不與夷狄滅中國杜可反寄其意旨即寄之也言歸不言復者未嘗有國不沒其實疏曰雖同失國之辭寶未嘗有國故不得言後歸也文烝案蔡稱侯在葬前而其葬非他例可比與

夷陵陳稱侯略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之常小國夷狄不葬補曰疏曰彼不赴我不會及小國與夷狄不書葬舊史之常也變之不葬謂舊合書葬而仲尼改之文丞案隱三年徐注及此注合之義乃備疏是也失德不葬無君道弑君不葬謂不討賊如無臣子滅國不葬無臣子也然且葬之補曰孟子曰然且至然且不可然且仁者不為是當時文體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蔡靈公弑逆無道以致身死國滅不宜書葬書葬者不合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與滅繼絕之善故葬之補曰滅國復封無危文者文相接從可知與鄭莊公同也然也隱大子乃未踰年君故不志葬廬者隱大子之子也然則公羊所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葬者殆不然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補曰疏曰虞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亾州來楚之大都而吳滅之令楚國稍弱入郢之兆由滅州來所致故並書滅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補曰大夫致例時大夫執則致致則名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單伯書字意如則書名嫌異故也文烝案此不言由上致之者省文意如惡補曰前譖訴君後逐君知其本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補曰大夫有罪則宜廢之既不能廢不得不蓋爲君臣之恩故曰見君臣之禮補曰敬大臣體羣臣是之謂禮上傳曰失德不葬然且葬之此傳曰意如惡然而致所謂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至明至著胡安國據左傳說之曰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供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丘之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高閌略同黃震曰平丘之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文烝案春秋善是會不論此等之事以其有益於論史姑記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補曰莒著丘公疏曰不正前已見可以書日今月者莒行夷禮本無嫡庶日不

日之例文烝案莒吳卒皆書月而已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補曰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言公子是猶有大夫意恢賢也補曰賢之故舉其貴者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內後削小爾莒己姓東夷本微國補曰蔬曰總而言之則小國無大夫就事而釋則曹一莒有異文烝案傳意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言之一則明言大夫而以不稱名姓微見其無大夫一則不言大夫明見其無大夫同是崇賢書之各別由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有異如注所云也盟會之序許曹莒邾相次君卒葬則曹與許爲類大夫奔則莒與邾爲類二國不同亦明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補曰吳句餘也服虔以句餘爲餘祭非也○撰異曰末公羊作昧音末亦或作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補曰左傳曰禘于武

公案魯禘無常月此不行春祠植祭之禮而行禘言武宮則明大廟及羣廟皆禘矣事在武宮故言武宮爲下變禮張本故略之言有事也言籥入不言萬者陳奐以爲但有務籥不用干戚祭羣廟異於大廟也唯大廟得用天子禮文烝案左傳禘襄公有萬又稱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聞羽數彼兩言萬益專指羽籥舞耳孔穎達曰去樂者鍾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何休曰日者爲卒日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

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補曰何休曰卒事畢竟祭事孔廣森曰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文烝案傳明以得禮書也以爲籥入而聞叔弓卒皆與公羊同與左傳言叔弓敘事異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

變謂死喪補曰疏曰復聞言禮意

大夫國體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

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補曰疏曰命告也孔廣森曰非卿喪則不得以聞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大史非卿故也孔說覗咳踴刎絅爲勝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蔡大夫○撰異曰朝公羊作昭無出字徐彥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補曰李廉曰此齊景公爭伯之始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補曰即公羊所云若不疾乃疾之也孔穎達日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文烝案言戎蠻猶言赤狄潞氏也戎蠻子例不得名楚亦不名又不月不日不地者略戎以別於蔡也春秋詳略之例如公之追齊追戎楚之誘蔡誘戎其最著者也○撰異曰蠻公羊作曼

夏公至自晉補曰以左傳推之上如晉蓋十一月末此至蓋四月初實未滿二時故不月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亥公羊作丑案今公羊不作丑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〇撰異曰陸湻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滅夷狄時潞子嬰兒賢則日此月者蓋亦有殊于常戎補曰或當以陸渾戎處於伊川在雒西南畿甸之地重而詳之故進從卑國例案左傳周本有伊雒之戎至僖二十二年秦晉又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也洪容燮以左傳事論之曰荀吳在春秋最善兵敗狄則舍車崇卒伐鮮虞則僞會而假道滅陸渾則先用牲於雒乘其不虞而從之職國孫吳廉白之先導也〇撰異曰左氏作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補曰左傳載申須梓慎禆竈語爲四國俱災之應梓慎之占最詳而申須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其說近正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火天王也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文烝案不月者懸月也

一有一亡曰有 補曰前發孛義此發有義嫌星與蟲不同類也

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 補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大火謂心也又次名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濫溢也東宮蒼龍心三星房四星角二星亢四星氐四星尾九星箕四星左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預曰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顧炎武曰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有星孛于大辰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 補曰左傳楚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杜預以爲順江而下是吳以舟師泝江伐楚也姜炳璋曰此大江水戰之始文烝案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

兩夷狄曰敗 夷狄不能結日成陳故曰敗於越敗吳于檇李是也補曰凡戰以結日列陳爲常夷狄不知結日列陳不言日

亦不言戰也要亦構李是也

中國與夷狄亦曰敗

晉荀吳敗狄于大原是也補曰中國之敗夷歟舉其大者言敗而已既不言戰又略舉其勝者言之不爲結日列陳咸敗之之文悉同之於疑戰箕交剛大原是題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補曰疏曰鄭之戰楚言及在下直在楚今楚稱及兩在上與鄭戰義反嫌惡楚而善吳故明之吳以伯舉有辭序上稱及以罪楚彼時有蔡在也今兩夷言戰有違常例二國由直得失未分故須起例以明之文柔案疏失傳旨依左傳是役楚狄吳獲餘皇而吳旋敗楚取餘皇終是吳敗楚也楚爲吳所敗非有獻武焚蚤之事若書吳敗楚師于長岸是兩夷相敗之常文也今欲進楚子故變文言戰以其序上言及則得爲進明外吳甚於外楚也春秋外戰言及者皆是以主及客而其例亦有變通內晉而外秦必以晉及秦內晉而外楚必以晉及楚外楚而尤外吳必以楚及吳雖以客及主亦無不可此義蓋因由內及外之例而起春秋之權衡也長岸本是楚主吳客而楚之序上稱及不以主客論故既變敗言戰則無以吳及楚之理乃得申其進楚之意若以伯舉相例則大不然彼時吳爲蔡以乃是以蔡及楚吳又初進稱子也楚之有師久同中國言戰不稱師又不加言楚師敗績者兩夷相

戰事在時例故略不具文也疏以曲直得失爲言所舉皆公羊義例何以通乎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補曰公羊曰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若非同日當專志宋災略其月日公羊諸書災者皆云記災唯此爲記異疏引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之同姓也時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猛召氏尹氏事王子朝朝楚之出也宋衛陳鄭皆南附於楚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皆同辜文黍粢劉說例有理觀下傳所言則天意未易知也劉敞曰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同親則尚齒

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

補曰某日即指壬午日人言壬午之日四國皆當有災蓋以古候之術知之據左傳其人是鄭禪竈其言在上冬星孛時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

補曰四句皆子產語非子產荅辭乃既災之後

子產告此人之辭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天者神道子之
衛何足知之今是之變告由人事不臧以致同日為四
國災耳據左傳上冬稗竈欲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
與今此樂後稗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大叔請用
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
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輿亦不復火左氏所
載與此傳雖有出入而意則大同其言在既災後亦可
互證也夫子產之言至矣天猶人也人者血脈流行而
心在焉天者大氣運轉而神在焉人臧其心不可測度
況之於天陰陽不測非神而何也莊子言季真之莫為
接子之或使或使則實莫為則虛今子產言神不可知
是莫為之說也以人召災是或使之說也既莫之為又
或之使天人相與非實非虛與晉肇者之告伯尊若台
一契而意尤著明書稱洚水警余念此庶徵而荀子曰
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又論聖人之明於人事曰夫是之
謂知天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皆可
發明斯理春秋記災異正是意耳傳以公孫僑名氏不
見於經而備述他說有此數語故特記之明其知道猶
傳篇特稱管仲語矣○膺德宗言建中之亂術士豫請
城奉天此益天命李泌曰天命者他人皆可言之唯君
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材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
商所以也也夫以子產之博物也李長源之好神也而

其言如此謀國者可以思矣張巡謂令狐潮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則此義豈獨在君相哉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白羽許地補曰當云楚地

昭補注二十一終

大二千六百七十六字
小開七千二百六十六字
昭注無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二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日弑正卒也蔡世子般實弑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弑而日知其不弑止不弑則買正卒也補曰注倒下傳文以明意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責止不嘗藥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止自責曰我與弑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補曰與夫弑與闘乎弑何休以爲許男斯代立此云慝末闘哭泣補曰有聲曰哭無聲曰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喉也補曰厚曰飦希曰粥禮親喪三日後食飦飲粥鬻飲也食亦飲耳溢咽也咽嚘雙聲說文互相訓喉亦訓咽也哭泣過則嗄而嗝故不容粒矣孟子曰諸候之禮吾末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叉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家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

未踰年而死補曰傷腎乾肝焦肺毀甚以至死也言未踰年或死在葬前矣劉敞說以下葬謂以止之自討將討之亦得兼通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補曰傳迷其事以申上責止之義書論之止自言與夫弒於是當時謂之弒而史亦書弒書弒即其事實矣事實之文不可筆弒義則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加損之文存乎辭其義則上云正卒下云不使止爲弒父是也春秋屬辭比事微而顯志而悔郎曰弒時葬兩文可得其概家銘翁請春秋多因舊史此事則舊史得之傳閒而夫子因以垂法又書葬以別於趙盾其言傳閒未是而七致得之歐陽脩乃謂盾止並是眞弒以加弒爲過三傳所同而一概不信亦趙鵬飛且門闢楊墨比之固哉不亦妄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補曰既正卒矣葬而又正葬以蔡般相較則不弒自明春下不特書王月亦以異之於般傳略之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

火母之罪也補曰曰者目經意也過下二十一句唐石經初刻母上有父字案韓子祭女拏女文曰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汝聽注引傳亦有父字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成童八歲以上補曰內則曰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鄭君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傳言羈不言角者對文男女異散文通也詩曰總角丱兮毛傳曰總角聚兩髦丱幼稱也丱當依唐石經作丱說文以爲古卯字傳此之貫郎詩及說文之廿也成童者內則指十五以上此亦當同言自三月羈貫至十五也晉胥臣曰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是故先王爲之節入歲敎小學十五教大學貴師重傳事鈞所生藥食先嘗亦敎所及矣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幼儀即教小學之傳下云成童舞象學射御承上就傳而省其文範氏未悟故解成童爲入歲以上也傳以後包前記以前見後各有當也言師傳者疊言之畢言則或曰傳或曰師孟子論君子不教子朱子或問用徐氏說引据此傳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補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中庸明善擇善之敎太學致知格物之義也格量度也車若水說是學問之無方三十時也內則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鄭君曰方

儀之乃
能知本乃
爲知之至
知之至則
知止矣我
至言乎明
也格言乎
釋也

平今本誤
子

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文柔樂學有正業二
十學禮而始備正業之外謂之博學博而又博謂之無
方傳以學則必問故兼言問張洽集註引此作問學記
兩言傳學傳亦以後包前謂自十五就誦至三十也學
記曰教必有正業謂詩禮樂也毛詩傳曰古者教以詩
樂論之歌之弦之舞之即內則云十三學樂誦詩舞勺
是也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
和於射鄉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即今儀禮
十七篇教學者所執以爲容即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
禮是也三者爲正業矣心思心也今文尚書洪範曰思
心曰容志意也字从心之心所之也單言曰志疊言曰
心志春秋說題辭曰恬猶爲心思慮爲志恬猶之心不
思而得此乃管子所謂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非傳
所指也通謂由之而知其道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
乎學二十而立四十而不藏五十而知天命此則所謂
下學而上達聖人之通也志乎學即是志於道志於道
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不藏焉知天命爲謂之
閩道夫道之大小隨人者也自聖人而下七十達者及
諸賢士大夫各有所立則各有所闕之道無論中行狂
猶告謂之通矣○辛酉歲邵藝辰詒書言高堂生所傳
禮即夫子所述別無闕逸子離其說子入大廟每事問
諸侯喪禮孟子永學通在學問無方中也讀書謂之學

李之才教 邵學義致 之外有物 與之[illegible]文 有性命之 孫都子則 曰[illegible]以八 素大大節 楊子之[illegible]

依[illegible][illegible]節 五十以學 四[illegible]為句

聞道謂之通楊雄以通天地為俊通天地人為儒周子則曰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朱子以論語說之故通即不惑而不惑由於立故論語又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新序畢子對齊王解此二句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言過而行不及此論學之大要也論語又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心謂恬擔之心也五十以學猶學也至是則化而神焉

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

補曰名聲名也譽稱美也單言曰譽疊言曰名譽論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言無可聞也此則有可聞而不聞故罪在友矣苟子稱孔子曰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曲禮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中庸孟子並言信乎朋友然後獲乎上朋友者同師同志其情親於相見相問相揖相趨言友以該朋

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

補曰古者選舉之法依王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又免其征徭曰造士大樂正又論其秀者告於王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又論其賢者告於王而定其論自造士以下皆鄉人也造士以上則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周禮鄉大夫三年則

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書于王射義及書大傳諸侯三年貢士於天子**有司**
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不敢罪上故言過補曰自子既生至此當是古書成
文皆以爲士者言也笑子之元子猶士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補曰傳言經意如此師說相承云云也古者以嘗藥爲教賈
子稱湯之言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是其義也上傳但遽止之自責未顯不嘗藥之文此特顯之左
傳以爲飲廿之藥古者藥皆由醫未有不爲醫而用藥製方者是左之誤也公羊言止進藥而藥發而董伸舒
說公羊以爲不嘗藥繁露言之甚明則知公羊所云進藥者謂其不嘗而遂進之與此傳同與左氏異也凡金
玉土石草木荼果蟲魚鳥獸之類可以祛邪養正者總謂之藥見王水素問注子事父所以必嘗藥者曲禮曰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君曰嘗度其所堪文王世子載世子之記曰疾之藥必親嘗
之鄭君曰試毒味也此二注正義無說案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曰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于水曰
謂氣味厚薄者也鄭解周禮毒藥以爲藥之辛苦者林億等校正素問引甲乙經胃厚色黑大胃肉肥者皆勝

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凡此即禮記注意也五常政大論下文論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服之皆有約下品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品常毒治病十去其七上品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上中下品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皆至約而止以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藏宜者食養以盡其餘病餘病不盡復如前四約治之必無使過也岐伯此論足明醫之用藥亦於毒者爲尤愼也夫治療之道物齊之宜宜有專書事參祕衛常人所不習聖人有不知至於醫既定方則不得以未達不嘗爲說藥之氣味與夫人之體質固較然易明矣臣子之於君父無所不盡其心禮有爲君嘗羞之文有火執先君子之說況藥者扁倉之所難言也是故先王重焉許君之疾左傳以爲瘧未知是否張治曰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癰以砒般而餌之多愈然般不得法則反殺人悼公之死必此類張說大概近是今以爲許君體不勝毒醫用厚藥止不嘗而達進之遂以藥卒也卒由飲藥故傳聞之誤則以爲止之藥也止初不知此禮後乃知之而哀病自黃推原其事許君不得無咎此春秋文外之意也傳止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胡安國傳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家鉉翁詳說李廉會通本補正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補曰夢曹邑○撰異曰夢本或作䓤左氏公羊作鄸趙坦曰說文無鄸字也

自夢者專乎夢也 能專制夢 **曹無大夫** 補曰重發傳者前是職今是奔

其曰公孫何也 補曰略名之當言曹會 **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故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補曰傳文以叛即謂入于戚以叛之屬若書入于夢以叛則不言出奔矣書自夢者著其能以而不以傳釋公孫兼見此意劉敞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爲後於魯是以孔子議之以爲其罪當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檉奔齊公孫會之自夢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撰異曰輒左氏作縶音義輒郵字或云音近縶陸淳曰衛侯之孫名輒故宜爲縶

盜賤也 補曰卿爲大夫非卿爲卑者曰盜者賤辭又下於卑者蓋士也春秋有三盜此發通例也左傳謂齊豹爲衛司冦則豹非士傳又言奪之明是時已奪官陳傅良說是

其曰兄母兄

也補曰與弟同**目衛侯衛侯累也**凱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賊殺至貴補曰若不欲累衛侯當書盜殺衛公子輒**然則何爲不爲君也**嫡兄宜爲君**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補曰天疾惡疾何休說惡疾者謂瘖聾盲癠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左傳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孔廣森說公羊曰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適以長而有衛侯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卽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纒變之制靡不包舉矣**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補曰以其疾爲名臧琳曰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無能字疑能字衍**齊謂之綦**補曰音義引劉兆云綦連併也文烝案廣雅曰綦蹇也書大傳曰禹其跳湯扁其跳者踦也王念孫以爲其卽綦字廣雅蹐亦訓蹇**楚謂之踂**補曰音義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臧琳曰此字當作踙从足从取故劉以聚合訓之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从耴與音義同集韻从取遂須切類篇亦从取皆與音義異文烝案廣雅曰聚蹇也王念孫以爲聚者踂之誤或輒之誤文烝以爲踙从取而訓聚廣雅直作聚字卽踙字也

禮升階足不相過謂之聚足意相似衛謂之輒補曰音義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徐邈曰月者蓋三卿同出為禍害重也君以臣為禮民以君為命凡為憂者大害民處甚春秋皆變常文兩宋所謹非徒足以見時事之實亦知安危監戒云耳補曰疏曰宋萬以千人而謹月者見宋不討賊致令得奔弟辰以五大夫而不月者辰為仲佗所彄元無去意為患輕也○撰異曰寧公羊作甯後同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撰異曰廬左氏作盧亦或作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二月誤唐石經鄂本十行本亦作三月呂本中同穀梁作正月案呂蓋誤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補曰自此後無書來聘者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撰異曰叛公羊作畔自陳陳有奉焉爾補曰疏曰叛而加自自實有力嫌其言叛不由外納力故復發傳入者

內弗受也

補曰疏曰嫌與入邑異例故明同弗受文烝案自外入言叛位不復可知

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

補曰宋之南鄙謂宋南鄙之里也里者邑居之名爾雅曰里邑也毛詩傳廣雅曰里居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亦取其名此南里汎指南鄙之里非一地之尊名故南上復言宋非若凡地名不須繫國也高尉然曰不繫國疑於據邑而華向遏君都城之罪不著不書南里疑得全宋而宋分國以守之勢亦不著徐彥公羊疏曰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貿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案此疏不足據南鄙既是傳文經必不得作鄙字貿逵為左氏經作注或但引穀梁經字或并引用傳義此當是引用南鄙之義而徐彥誤以為引經字也左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孔廣森據呂氏春秋楚莊王圍宋九月宋公告病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閭以為盧門去宋城四十里

以者不以者也

補曰疏曰嫌異於竊地故復發例同之

叛直叛也

言不作亂補曰疏曰作亂若欒盈貝胥文烝案注疏者非也叛與作亂何以異乎貝胥本不據邑故無叛文欒盈亦不言以叛者其文別有所見也傳言叛直叛者謂此之書叛直是叛耳不出奔他國宋辰晉趙鞅皆云直叛亦此意也若讒孫林父之書叛則左傳以為

出奔晉矣邾庶其莒牟夷邾
黑肱之叛則以來奔書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補曰子叔伯張○撰異曰輒
公羊作痤徐彥日左氏穀梁作叔輒

冬蔡侯東出奔楚

補日何休日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
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案公羊經雖是朱
字然何說亦可遍於此○撰異曰東左氏公羊作朱徐
彥公羊疏曰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杜詩引集義
及呂大圭並謂朱無歸入卒葬之文奔卒當爲一人
顧棟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年書東國奔楚
東

者東國也

補曰言此之東郎後二十三年之東國例也聖
門傳此經本關一字雖知其別無義例而莫
敢增益其字故因就釋之是師說卯此也此既釋東爲
東國明後定哀之篇仲孫忌郎仲孫何忌魏多郎魏曼
名皆與此同故不復發傳也左傳裔祝佗逃賤士載書
稱晉重耳爲晉重國語曹僖負稱叔振鐸爲先君叔
振是古人二字作名或時但稱其一知經無此例者經
例名從主人言無所苟前後不得異也且晉重叔振之
文亦殊可疑夫子之毋名徵在言在不
稱徵則非名矣言徵不稱在則非名矣

何爲謂之東也

補曰上既言東郎東國故遂以東言之猶莊二十四年言何爲上名也上十一年言何爲以名之也非問何以去國字

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是也補曰杜預說左氏東國者友之子廬之弟若作朱則廬之子矣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既罪矣又奔讐國惡莫大焉補曰惡其奔而又奔之故貶而書名猶桓十一年云曰突賤之也凡諸侯出奔名者皆惡其有罪而貶之鄭伯突衞侯朔北燕伯款莒子庚輿郲子益五者皆貶也非以去國爲貶嘗謂蔡之於楚平猶魯之於齊桓也魯與齊桓盟會可也娶仇人子弟則不可矣蔡從楚可也奔而又奔之財不可矣楚雖封蔡猶爲讐國宋襄雖立齊孝猶以伐喪而謂之惡意亦相類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補曰專辭與公孫會同不嫌者前有以文故傳亦不具言但重發自例高澍然曰左傳有赭丘之戰南里

之圍不書而書三叛之奔其義與彭城書圍不書寘魚石互總自明彼義繫於扼楚故重在圍而魚石之究竟可略也此義繫於失賊故重在奔而諸侯之圍戰可略也

大蒐于昌閒補曰昌閒魯地○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度賈公羊作姦穀梁音義一音簡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補曰疏曰蒐紅見正譏不正比蒲蒐在夏近秋之初尚可以蒐此春蒐不可之甚故發傳文烝疑周禮左傳爾雅之春蒐周之末失也春事蒐秋乃稱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補曰史記名貴璽王子叔鞅叔弓子月者亦爲葬景王起稱曰鞅穆伯也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以禮葬也補曰左傳丁巳葬疏曰不書日者傳言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恐其甚之不明故日以起之今下言王室亂則甚之可知故省文也

王室亂補曰室者家之通稱三王家天下故言家董仲舒言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此其義王室猶周家也詩曰王室如燬亦謂殷家周虞箴曰用不恢于夏家洪谷夔引書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亂之爲

言事未有所成也
尹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
定也補曰王猛事自在下文與此無
涉左傳是年載子朝事於尹氏無與注皆非也傳爲亂
字作訓岸明經之通例事未有所成即恒二年傳云不
成事之辭也以此經言之時子朝欲尊王猛之位而未
成事者子朝之事如左傳所載是也是年事未成至下
年而成故此言亂而彼言立文相對也猛之謚曰悼王
邪是時周人立猛爲王猛已定位矣其位雖定實亦不
正故名而以國氏究以已踐王位其事不可不書故備
書居入也○左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而
胡安國趙汸等遂推之陳火樂
也以爲皆不由告命今未敢從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地補曰當云周地左傳劉獻
公摯以上四月戊辰卒單穆公
旗立其庶子伯蚤即此劉子則亦在喪與定三
年邪子同例矣伯蚤即卷左傳又謂之劉秋
以者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劉單王之重鄉猛王之
庶子以貴制庶嫌其義別起例以詳之也
猛嫌也
直言王猛不言王于是有當國之嫌補曰疏日
春秋以王爲國若言齊晉劉炫曰以王當國如
莒展以名繫國也文黍衆三說是也經多以王字代周
王人王師之屬皆是國風有王與衛鄭等並爲國名知
以者不
王

是史文之舊言居者不正已明不嫌是居其所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補曰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不月者疏以爲王猛雒則非正事異諸侯故不月

以者不以者也

補曰重發傳者嫌居人異也

入者內弗受也

猛非正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諸侯異例也此與後文天王入于成周不同雖並[illegible]入爲文而一稱天王一以國氏則其義自足見王城[illegible]京師是時王城爲京師至敬王人于成周以後成周爲京師皆不言入于京師者孫復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趙汸曰凡王者之都自諸侯言曰京師不敢斥其地也自王者言則以地舉曰王城曰成周王者不自稱京師也諸侯城王都亦以地舉曰城成周王者有遷都之義故城築當以地舉也趙意此等皆從史例其說並得之自諸侯言自王者言異其稱史亦用名從主人之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補曰不日者未成君

此不卒者也

未成君也補曰此非魯之子又嫌不當書卒者

其曰卒失嫌也

猛本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錄之補曰注非也以猛繫國

者嫌文也稱王子猛者失嫌之文也既卒則得爲失文今欲見失嫌之文故特錄卒也覭呼無知以摯爲失嫌此於文不可直摯故加王子從其常稱其爲失嫌一也胡殘孫復等皆以此王子爲在喪稱子之子是不然若使猛非嫌而稱子則當在上居皇時又宜從既葬不名之例又不宜稱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補曰江永曰居皇書六月而左傳在秋七月戊寅入王城書秋而傳在冬十月猛卒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又此年末有閏明年春王正月爲王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卽傳之閏月是周厤魯厤置閏有不同矣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推之是二十九日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十日而傳載蒯聵事在上年末之閏月蓋衞厤也文然案左傳月日參差者甚多江氏此論明確但雖盡通矣杜預所見汲冢紀年記晉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月爲歲首以其說推左傳晉事之差亦或合或否宋取長葛經冬傳秋齊弑舍差兩月齊靈公卒差兩月一日凡此類今槩不論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補曰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徐彥公羊

號曰叔孫舍者左氏穀梁作婼字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補曰案左傳武城人取邾師邾愬晉也

晉人圍郊郊周邑也補曰杜預曰討子朝也劉敞曰稱晉人惡其微也葉夢得曰籍談荀躒也書人貶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不日在外也以罪出奔又奔讐國故不葬補曰蔡悼侯也奔君得言卒者蓋二三年閒蔡不別立君賊不日者蓋以其不正文言卒于楚則在外已明矣疏曰傳例諸侯時卒其惡之今東國奔讐得書月者書其卒于楚則惡已明矣諸侯之奔例不書卒今東國上書奔楚下書卒于楚見其奔讐國而死惡之可知故不如蔡侯肸書時也又諸侯不卒則已卒宜有葬故注復論不葬之義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補曰莒其公也稱名蓋亦有罪日月者爲下敗師日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雞甫楚地國雖存君死曰滅補曰此本杜預也頓胡沈序蔡上者孔穎達謂皆其君自將君在臣上各自以大

小序也何休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
汁鄉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桼此即所謂緩辭也胡子
沈子例不記卒與繒子同繒被用破狀不名義主於用
之狀之者耳見滅則不可不名以其君歸非夷狄亦不
可不名故髡也盈也嘉也胖也豹也皆名也以歸名者
傳云絕之則見滅名當爲賢之矣各本此經下衍獲陳
夏齧門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甫左氏
公羊作父盈本亦作逞左氏作逞案史記欒盈亦作欒
逞也公羊作盈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

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楚敗晉師補曰此注贅

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

其言敗釋其滅也

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
君死社稷補曰此義與荊敗蔡全同
傳備文者一獲一滅也注言若師不敗則君無出滅非
傳意也傳言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胡子沈子
及吳戰而後言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
見滅乎是其恥深於文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
末亾不得言死社稷當依公羊言死於位也以爲賢而
釋之又非也此亦爲中國殺恥故釋之賢意自在文外

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

賢夏齧雖獲不病以其得衆
也義與華元同補曰疏曰此

與華元文雖不同明賢之義不別故重發傳齊國書文同義同故無傳也

上下之稱也

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補曰左傳曰君臣之辭也公羊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胡安國曰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卽下所書是也史記曰敬王居澤左傳亦曰王師在澤邑賈逵曰卽狄泉也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天子踰年卽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卽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于狄泉稱王補曰注皆非也傳言始王者據左傳猛卒從敬王卽位能子子旅氏則敬王之定位爲王前此矣但前此經未有王文至此始王之也又言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申上意也前此朝雖與王爭王不辟朝無事可記故無正文介武尹氏立朝王居狄泉以辟之其事當書於策木以辟[illegible]而者故因對朝而王之所以至此始王之也公羊以未[illegible]年稱天王爲著有天子其言稱王著有天子亦謂對朝而正其王稱其以未三年爲義則不可通

於傳許翰葉夢得並以爲春秋之法踰年書王豈有三年然後稱王者其說近是文九年論之矣敬王者史記名匄漢書古今人表以爲悼王兄此說是也左傳稱景王大子壽早卒下文子朝書立爲不正傳及公羊並言猛不正不言敬王不正又未聞周別有正當立者則敬王乃當時正嗣以兄繼弟者也史記以猛爲長子賈逵韋昭杜預並以敬王爲猛之母弟殆皆失之夫使敬王亦不正則春秋必有異文雖以其終爲天下共主不可斥言其名書爲王匄亦必不遽成其爲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衆也此言尹氏立明唯尹氏欲立之補曰不稱尹子者蓋其後尹氏奔楚天王因削其爵絕其位故不得以傳稱又不得稱名則稱尹氏而已**立者不宜立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衛晉得衆子朝失衆不同故也**朝之不名何也**據晉之名惡今朝亦惡怪不直名而言王子**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補曰疏曰衰亂之世何所不爲縱立異姓周亦致疑疑而須別故不曰立朝文烝案注疏皆非也傳意以爲衛人立晉人者衆辭故晉直名無所嫌今以尹氏爲文若言尹氏立朝則嫌以朝

繫尹氏故加言王子以別之別嫌乎尹氏之朝猶曰不以尹氏挈朝也北燕伯辟挈文而不名此書名猶不爲挈者立氏宜以名錄不直名則非挈也傳言別嫌猶公羊所謂辟嫌特發義者明朝實惡例當直言經本當書立朝與晉同也後文尹氏等以朝奔楚亦名王子亦別嫌也別嫌必言王子者繫於先王之稱也若然前文劉單以猛不正國氏以其嫌朝亦不正不言王朝者士無二王上已有天王明得後有嫌也其實上言天王之居下言尹氏所立非二王而何未嘗沒其事言至此言立者前年欲篡立而未立今則定立爲實以敵王當時謂子朝爲西王敬王爲東王春秋所不忍言也張自超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則天位既定而朝之爲篡分明可知居狄泉爲朝之黨所遂亦分明可知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補曰何休曰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齊戰疾文烝案墨子曰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言有亦一有一亡之例易以疾愈爲有喜○撰異曰左氏直云有疾無公字疾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四如晉若有疾皆不言疾故據以問釋不得入乎晉

也補曰前此無疾而著有疾恥之也今此負有疾而志之則釋之也公羊曰殺恥也殺亦釋也左傳但言爲叔孫故如晉有疾而後不言許文同異之義彼書往往然矣董仲舒曰苟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疾何憂何懼是已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淩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黨黨然輕計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萬青子危謂定公也公羊家說如此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考異曰公羊作叔孫舍徐藏有說而何氏無注疑何本傳寫誤多二字劉敞以來[illegible]異從之呂本中以爲原父能知他人之鑿而不自知其鑿也大夫執則致致[illegible][illegible]臣上致之也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補曰疏曰重發傳者畢伯意如有罪婼無罪故各發之傳釋與意如有異辭者亦以意如訴公於晉而婼無罪也宣元年注上謂宣公此云宗廟者蓋有二家

云禮夫人三月始見宗廟遂與僑如之致由君而已故知上爲宣公成公意如與婼被執而反理當告廟故知上謂宗廟也又一釋二者互文相通見廟之時君稱臣名以告則二者皆當書名此云宗廟亦是昭公告之彼云宣公亦是宣成告宗廟明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撰異曰郁公羊作鬱徐彥曰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作郁字者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補曰叔倪叔鞅子黃父晉地一名黑壤○撰異曰倪左氏

作詁後同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徐彥公羊疏曰叔倪者穀梁與此同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

有鸜鵒來巢

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補曰漢書五行志劉以爲有蜚有蟚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劉又謂鴝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何休曰鸜鵒猶權欲趙汸曰今鸜鵒在處有之實自春秋所書始乃地氣推遷使然中國治亂之候也宋治平閒邵子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矣或問何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蓋先王所以觀天下之妖祥者非一端周禮在魯故時史於鸜鵒始至猶能謹而書之說者多弗察也○撰異曰鸜本又作鸛音權公羊作鸛左氏或作鴝與說文同說文鵒之或字作雗

一有一亾曰有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飛鳥與蜚或異也

來者來中國也

鸜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補曰五經異義穀梁公羊家舊說皆以爲鸜鵒夷狄之鳥今來中國鄭君駁之以爲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踰濟而東耳孔廣森說公羊曰中國國中也文烝案如孔氏說則鄭義

得道於二傳鄭據考工記故云兩鸜鵒疏曰甚哉不言來者不見所從也

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加增言巢爾其實不巢也雍曰凡春秋記災異未有妄加之文或說非也補曰爾雅曰增益也鸜鵒實來巢而史不言巢君子增益史文以著其異故穴者而曰巢也言或曰者師疑之不正言也所以得增益有據運斗樞言鸜鵒來巢于榆榆木之上不為穴而為巢眾人所見豎人所知故足成之也注既不得其解而惠士奇引鳥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之說曾巢即橧巢其字亦或作增要非傳所謂增矣公羊曰宜穴又巢文烝妻沈印齡在郡城東恆見鸜鵒穴於薺莢木其近地多榆顏師古乃謂此鳥不皆穴處童品又以為假鴝巢以生子能飛即羣栖於木未聞穴居於地是並不知穴字之義所宜訂正鴉也鸜鵒也皆書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不書者益因展禽言不記於策李廉謂魯以為瑞非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補曰疏曰凡八月九月雩則書月以見正七月雩者皆書時以見非正此亦書月者以一月再雩故案疏得之於文不得云秋上辛也雩得雨日雩前雩不得雨言雩者以有又雩之文無所嫌又雩則雨

季者有中之辭也

不言中辛中辛無事補曰雩例本不

日故以上季爲文舉日不舉辰也雩小於郊亦以別之郊用上辛而小日例當錄日不與雩同**又有繼之辭也**緣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補曰言又故省大文重發傳者嫌與又食角異例也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補曰伐季氏而敗遂出奔也夫人奔月公日者詳略之差○撰異曰乙亥左氏公羊作己亥**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發例於夫人今發例於公明其同義以別尊卑之辭詳略也

次于陽州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孫之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撰異曰陽公羊作揚亦作楊**次止也**陽州齊竟上之地未敢直前故止竟也補曰重發傳者此非用兵之次嫌異故也注本杜預杜云齊魯竟上邑范闕魯字案左傳襄三十一年齊閭丘嬰帥師伐陽州則彼時地屬魯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則其後屬齊疑是時已爲齊竟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補曰何休曰弔亡國曰唁弔死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統文烝案唁與言古同聲爾雅曰訊言也廣雅曰言訊問也**唁公不得入於魯**

也野井齊地齊侯來唁公公逆之往至野井補曰注亦本杜預依左傳也傳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illegible]諸公羊詳之又稱以遇禮相見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補曰昭公出後季孫不別立君惟以上卿攝行公事卿卒禮數列國會葬之屬皆如公存國時史亦據舊所應書者書於策益魯無情而有名於是可見而史法亦不與他國同矣若其涉公者容有加損之辭而大體亦因史文家鉉翁趙汸之論殆未可用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補曰公羊曰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與操屆同邡公也邡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補曰左傳曰爲公故如晉公羊曰憂內也注訪謀爾雅文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補曰此本杜預即傳及公羊所云爲公取之鄆者汶陽田也何休曰月者善錄齊侯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補曰疏曰昭公失國之君忠臣喜公得邑故以易辭言之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曰內不言

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不言易辭者魯人不得已而賂之取雖易而我難之故直云授之其實亦易辭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補曰何休曰月者閔公失國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

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 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 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補曰貺曰井明後乾侯之致不見晉侯

居于鄆者公在外也 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補曰左傳於下年亦曰言在外也鄆言居者鄆屬公爲竟內地左傳曰言魯地也傳例曰居者居其所也二十年衛侯避亂如死鳥齊侯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皆言入此言居者汪克寬以爲內辭文柔宋鄆衛別有君得無二君也

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補曰道義謂

春秋之義襄二十九年言意義此言道義皆疊言以足何也居鄆本魯史舊文書至蓋春秋新意傳上文先釋至自齊文釋居于鄆以至文乃君子所加經意所重故復論之高獻然說近是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鄆案今公羊不作鄆

非國不言圍 補曰此據常例定十二年傳同

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崇大其事補曰言經所以言圍者著其以一邑之綱而親自合圍大公之事也大公之事則公為甚病而經之病公亦見是君子所取義也定十二年傳直言圍成大公也猶隱二年傳曰會戎危公也其文意甚相似皆明君子之取義如此也圍棘圍費圍鄆關郕皆不發傳明從伐於餘丘推例可知公親圍成事尤異常故特發傳病不荷言言大附病可知故特言大也存傳稱齊侯使公子鈕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師及齊師職下然鼻則此與定公圍成截然不同所以得與彼同文且同義者公之以齊師推校上下自是可知至於君臣交兵不可得書獻可書公圍既書公閽則義之所取亦如此而止也若然傳不發不言戰之義者成九年晉築君以鄭伯伐鄭鄭與晉戰傳曰不言戰以鄭伯也又發例日為親者諱疾彼有明文此可從略也不致者猶從竟內兵例亦所謂不外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不日者齊謀納公而不果從渝盟例也既不日又不月者益以公在外與之○撰異曰鄟板本公羊或作剸唐石經蜀大字本亦不誤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補曰復發傳者此至自會而言居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自齊爲虛至自會爲實文嫌有異故發之文烝案書至皆新增之文嫌與至自齊異故復發之之後不論書至義者從可知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補曰楚平王也圍改名虔棄疾改名居四名並書所謂名從主人五經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文烝案楚昭王名軫而左傳稱大子壬則亦改名也穀梁之意當與左氏說同七年傳言王子父名子重其所以來明改名非禮矣曲禮曰君子已孤不更名是春秋之義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補曰何休曰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周有入無

出也
始即位非其所今得還復據宗廟是內故可言入
若即位在廟則王者無外不言出補曰疏曰重發
傳者彼甥上下一見出文此明天王之身入也文烝案
此入非是內弗受常例與王猛異傳欲見此意故發之
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以文稱天王與凡入不同明
矣杜預曰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異之徙都成周此
三十二年左傳注也左傳是年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
周甲戊盟于襄宮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杜預曰莊
宮在王城注克寬曰蓋敬王異子朝黨人王城而弗居
遂定都成周也李廉以為三十二年城成周乃徙都案
杜預但云成周狹小故請
城之以非彼時始徙都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尹○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
氏召伯穀梁與此同左
氏召伯作召氏案左氏經亦作召伯傳則云召氏之族
杜注召伯當言召氏以為經說徐氏所見豈當時有依
杜以改
經者邪
遠矣非也
雍曰奔纂君之賊其責遠矣補曰疏
以為刺請侯文烝案注疏皆不了此
因子朝終事之文以明春秋文外之意謂自此後諸侯
無桓文之君春秋責之其意遠也前此莊僖不志崩有
失天下之道而齊桓與焉襄言出有失天下之道而晉
文與焉卒薨其力王室卑而復尊至於頃不志崩周公

世本敬王後稱貞王元王史記先元王後定王

言出晉■未暫黯有所塈今者猛朝爭集厗邑寄居彘類莊僖■俘子帶一人一奔皆非晉力大亂既定霸者不與於是周遂陵夷故所責爲遠也國語曰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者貞王也義通於此

奔直奔也 補曰言書奔者直是奔耳朝已立爲王春秋始終不以爲王故發傳以明之若襄王之奔鄭則書曰出居矣昭公之出奔齊則書曰孫矣孫覺曰子朝之惡當誅絕猶不曰出者周無出不以子朝之惡而亂春秋之大義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行 補曰此本杜預

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 補曰疏曰重起例者前會而至今如而至至而亦言居嫌異義故重言之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補曰吳州于

楚殺其大夫郤宛 ○異異曰郄當作郤左氏公羊作郤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補曰

左傳曰令戊周且謀納公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徐邈曰自此已前邾庶其畀我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爲過之甚故惡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補曰注末二語贅畀我快無邑非叛注數之爲三叛非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補曰何休曰月者爲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乾侯晉地補曰孫齊下言所次內事詳也言如又言所次亦詳之也何休曰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荅後不月者錄始可知

公在外也補曰重發傳者前謂至下言居此謂如下言次也次亦是止省文可知至而言居者魯地故也孫而言次如而言次者非魯地

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故補曰此本杜預也何休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補曰何休曰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齊侯唁公于野井井齊地今高張唁公于鄆鄆是魯地唁有遠近人有尊卑君臣同文故重發例魯地而言唁不得入魯者謂不得入魯國都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補冃皆者皆宋公佐疏引前傳邡公是也左傳齊梁丘據曰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與此文正同但以叔倪爲叔孫婼耳左傳問非無據而觀婼之家臣助季氏遂公婼不罪焉以是推之豈有無病祈死之事當以穀梁爲正矣注以上言無病死下言無公故加欲納公三字以斷傳意此最得解而王引之欲改讀無公爲譏公與前邡公爲一意據集韻誤古作譏以爲無者譏之借字爾雖謨謀也其說於文義殊滯○叔倪納公事不知若何今無可考凡古書事有相類者皆當時記載之異鄭毀游氏廟一事也而或以爲葬或以爲蒐晉城成周一事也而或以爲冬或以爲春左傳兼采之晉獻公寢不寐一事也而或以爲伐翟柤國語據之或以爲伐虞郭公羊據之魯大夫欲納君暴死一事也而或以爲叔孫氏左傳據之或以爲叔氏穀梁據之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補曰公羊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何休曰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孔穎達曰公旣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吏來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

補曰疏曰重發起例者上下不相得之罪邑與國同故詳之一解鄆不伐而自潰與常例異故重發之文烝案邑拔而從國文爲變例故重發傳以明同

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公旣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亂德之不建如此之甚補曰言亦者諸書國潰皆見其國之惡爲譏文疏曰嫌自潰不責公也汪克寬曰或謂意如誘其民使潰然亦由昭失民旣久故若是也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傳明昭公有過非但季氏之罪補曰言昭素不得於民出則民喜之若負擔重物者初得息肩然此申上譏公意葢歸說云爾或共公康公景公平公之時魯人相傳有是言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補曰言在者皆承上在楚承如此承次後儒有謂帝在房州宜書居不宜書在者不知此義也葉夢得又引易文言傳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亦無足取

中

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猶國中也補曰爾雅曰在存也疏曰范例云在有四言在非所在也文烝案傳明經通例也國中不存公者凡居竟內則無存文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不言在鄆是也二十六年不言在齊鄆已屬公也二十九年不言在乾侯猶有鄆也成襄昭如晉皆不書在晉亦從國中例也存公故也者歲首既有存文則知其有變故異於平時書在乾侯明其失鄆而寄於他國無所歸也書在楚明其遠朝夷秋不得歸也若尊就此經言則國中謂鄆故謂鄆讀不得人○後世唐中宗之事書帝在房州者非也昭公雖出猶公也故每歲存之也中宗既廢王也非帝也非帝言帝無年而爲有年非實也皇后武氏稱帝紀年紀帝而存王又非名也稱謂僞唐史者宜於帝周之中每寓存唐之意四月陳火正堪取法公在乾侯不可同條明乎此可以言春秋名實之際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補曰汪克寬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滅夷狄時月者爲下奔起補曰疏曰來滅中國日出奔月輕於滅滅夷狄時奔何得更月范荅薄氏云國不滅而出以月爲例國滅而出出重於滅滅夷狄雖時猶加以月然則溫子國滅而出奔何以不月有義而然弦子之奔文承入月之下溫子奔在正月之後何知不言月者傳云則微國微國則例月例月則不關於君出君出不之重不大於滅國范云出重於滅者言既滅其國君不死難比之常奔恆滅則爲重矣滅在月例者君出不復加日明滅重矣文忝案此注蓋合經意疏云云者多不明白以弦滅爲在月例亦誤凡滅在月月例者以其君歸則日之沈許頓胡是也君奔則併於月文譚是也溫蒙上月與譚同也滅在時例者以其君歸則無加文夔是也君奔則滅之月此文是也弦滅不得蒙上月奔以則得蒙之也國滅君不能死以歸者尤重於奔夔所以無加文者蓋以奔既錄月則獲宜謹日而其事本在時例不欲苟爲特筆之文故自從其常例也潞子書日傳以爲賢明不從獲起義乃是特爲變文矣

徐子章羽奔楚

奔而名者有非惡迆補曰疏曰注於譚子云蓋無罪蓋者疑辭今此章羽不疑者名義多見傳故從正例而不疑也咲助门徐子名者初已自服吳子吳子咭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劉納曰力不能勝而奔者義未絕也章羽

（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故名以著其絕○撰異曰羽公羊作禹唐石經左氏與此同岳本則作禹左傳皆作禹）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適歷晉地○撰異曰櫟舊作躒左氏作躒下同公羊又作躒作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補曰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至此復來赴書名則同盟情親也書日則正也書葬而時則亦正也皆與大國同例終於春秋）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今在晉地晉將納公公有可入之理故重明之）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言已已告魯求納君雖意如不肯補曰上言意如會櫟此言櫟唁知是意如不肯納君明矣意如逐君未有見文於此微見之傳即以唁辭明之左傳所載似曲爲意如解免者蓋魯人護季氏之辭非實錄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撰異曰肱公羊作弓案鄉射禮注今文弓爲肱易家有骭臂子弓亦肱也

其不言邾黑肱何也據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言邾補曰當依何休云據讀言邾孔廣森以爲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師法自連邾讀之因以起其義也別乎邾也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補曰公羊以爲黑肱之先人叔術讓國不受惟受五分之一即濫是也服虔長義曰邾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孔廣森曰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文烝案百八十里之積爲方十三里而有餘設稱三十分之一爲方五里而有餘可謂之方一里乎

其不言濫子何也據既別之爲國則應書其爵非天子所封也補曰雖是邾之別封終不得爵命於天子明非濫子也猶夫邾大夫也

來奔內不言叛也補曰此言凡竊邑來奔者皆叛也若奔他國即當云黑肱入于濫以叛邾庶其亦當云入于漆以叛莒牟夷亦當云入于牟婁以叛今有以文無叛文者爲其來奔內書其以地接我爲重兼爲內諱也不發

傳於庶其牟夷者彼處一人據二邑三邑此惟一邑彼若書叛亦當但書一邑故就此一邑者明之以包前二文也杜預曰以邑出書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劉敞貫逆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釋例駁之杜氏顧合傳義亦以襄二十六年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云以戚如晉足明稱邑而奔他國者皆書叛矣書叛則不書出奔書來奔則不書叛而書以之文則同是春秋之義也疏不得傳旨以爲黑肱不繫郲嫌其專地不責叛罪故重發傳以明例此傳是初發何云重乎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補闕曰趙鵬飛曰三年之閒歲首皆書公在存公所以詠季氏也而左氏各爲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案葉夢得亦謂左氏妄

取闞補曰據左氏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闞者魯羣公墓所在賈逵曰昭公得闞季[illegible][illegible]之杜預曰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文烝案此叅不蒙上月或如齊侯取鄆不可以常例準

夏吳伐越補曰不稱於越者自吳言之也與楚同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補曰何忌幾之子孟懿子二十七年成周此罷戍而城之書城不書戍傳十四年論之備矣不言城京師說亦見前巽異日大左氏公羊作世準之前後文宜從世左氏無邾人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享獻也覲見也言天子微弱四方諸侯不復貢獻又無朝見之禮

天子之在者惟祭與[illegible]祭謂郊上帝號謂稱王補曰傳言此者明時既以下都為京師而微弱之至不能增脩其城亦所謂危而不能自守

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補曰疏曰變之正重復起傳者平習之世雖復禮樂出自諸侯諸侯猶有享覲之心襄王繼復出居猶稍晉文之力札子雖云鑰殺王威未甚周辱至於景王之崩嫡庶交爭宋衛外附楚亦內侮天子獨立成周政教不行天下諸侯無桓文之伯不能致力於京師權柄委於臣子故大夫相宰而城之比之正禮而傳與城杞釋不異辭也文烝案經與城杞同文傳嫌其

事過則故重顯此二句謝湜曰當王室危弱之時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呂本中曰周室雖微諸侯猶勤之勉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補注二十二　終

大千九百五十五字
小萬四千三百零六字
周注百十三字